

乡思

季 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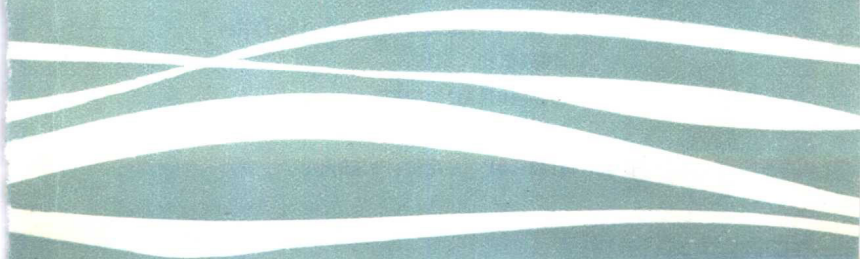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乡思

季 仲

福建人民出版社



乡 思
季 仲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8333印张 2插页 105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30

书号: 10173·361 定价: 0.55元

序

姚鼎生

我爱家乡的闽江，每听到有人说，闽江景色不如其他河流好看，我就会笑他对闽江的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竟没有发现闽江的奇丽壮观。尽管有许多河流，我没看见过，却认为家乡的水应该是天下最好。这种感情是根深蒂固的了，恐怕永远也变不了。

长期以来，许多人在说，福建可以出诗人、散文家，就是不能出小说家。好象福建人天生的不宜于从事小说创作；外地来的人喝了福建的水，也会失去塑造人物的形象思维能力。这些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总认为他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研究造成福建小说创作长期落后的真正原因，而埋怨福建山川不给

人以创作小说的灵气，未免不公平。我这种想法，莫非是狭隘的乡土观念在作怪吗？

这两天，我重读季仲同志的一些短篇小说，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的意见更有根据了。

他的作品反映的题材是多方面的：有写海峡两岸人民骨肉之情的；有写老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和赞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写现实斗争生活的。我曾在老区、农村、渔村生活过、采访过，所以他的作品反映的生活，我也相当熟悉。看了小说之后，不能不佩服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发现问题，善于选材。虽然我比他年长，开始学习写作时间比他早，很多方面不如他。从他的作品里，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后生可畏，来者一定胜过今天的老人。他也写了我不熟悉的生活，如反映大串连的《走向天国的红卫兵》等。我喜欢这篇描写红卫兵的短篇，从这里看到了一个作者的最可贵的东西——对人民赤诚的心。作品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面貌，感动人，又引人深思。这些都是很可喜的。

他的小说，不追求离奇曲折、大起大落的情节和紧张场面，不单纯地强调故事性，虽然有时

似游武夷九曲，一曲一面目，曲曲有奇境，令人应接不暇。但更多的是象潺潺而流的溪水，溪光岚影相映成趣；时而出现险滩，波浪汹涌；时而群羊涉水，泛起水雾，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另有一番景致。有人喜爱咆哮大海，有人喜爱巍峨高山和奔腾山溪，这是很自然的。但不要以大海要求峻岭和山溪，同时不要以峻岭和山溪要求大海。如果天下只留下一种景色，世界就太单调了，太乏味了。艺术上也是如此，不拘一格，发挥自己的专长，各显神通，才能百花齐放。作品的语言朴素干净，没有华词丽语的堆砌，却使人感到有文彩。它象小溪畔洁白的李花，“淡泊更纤浓”；象山间静静的竹子，“临风自有韵”。这使我想起古人的话：“古朴近华，古拙近巧。”季仲同志在语言运用上，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我相信作者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越来越成熟的，在表现方法、剪裁运化上将更加多样，写出更好的小说。

读了这些短篇，很振奋。心想，象我这样的人，已经似砍下来的竹子，成为竿条，只会枯干缩小，趋于碎灭，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年轻

同志如新生春笋，可以长成大竹，繁殖成浩瀚的竹林，前程无量。创作事业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福建已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小说作者，写出有一定水平的作品，同时会不断地涌现新人，怎么说二千多万人口的邹鲁之滨，竟不会出象样的小说家呢？只要领导上真正重视，我们省的小说创作必会大繁荣。众多的作者的创作，就象许多源源而来的溪水，它将汇成一条浩荡的汹涌澎湃的大河，象滚滚的闽江水，后浪推前浪，日夜不息向东流。我相信，我省小说创作人才辈出的时候，就要来临。这不是幻想。

本来，这篇文章不应该由我来写，现在却动笔了。这也算破例吧，写作上没有成就的人，也可以为人家作序文。我只能说，这是顽强的乡土观念促使我这样做的。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目 录

乡思	• 1 •
相见时难别亦难	• 22 •
南曲声中	• 45 •
留给后代的礼物	• 59 •
桥	• 81 •
公仆	• 91 •
征途上	• 100 •
走向天国的红卫兵	• 113 •
灾后	• 146 •
忠诚的考验	• 163 •
橄榄	• 187 •
我那口子	• 200 •
宝岛奇遇记	• 220 •

乡 思

一

“吉安号”渔轮船长陈海星，在“船员饭店”吃过晚饭，迈着蹒跚的脚步回到家里，灯也不开，衣也不脱，往床上一挺，就蒙头睡觉。是一周来紧张的海上生活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了吗？现在，他渴望着安安静静的休息。

可是，“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一轮圆月，偏偏露出妩媚恬静的笑脸，透过窗户，静静地瞅着陈海星。他更加心烦意乱，无法入眠。窗外传来阵阵潮声，“哗——

“啐——”，象母亲的呼唤，象妻子的絮语，更叫他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他索性翻身坐起，“啪”地拉亮电灯。

他是个将近五十岁的老水手，穿着白色汗衫，咖啡色长裤，黧黑的脸膛，宽阔的胸脯，长年的海风烈日，把他铸炼得象个金刚铁汉。他住的宿舍，不过十来个平方，一张“榻榻米”，几乎占了小半个房间。东墙上挂着一幅画着泉州东西塔的国画和一张厦门日光岩的彩色照片；西墙挂着一帧潇洒俊逸的行书条幅，写的是当今在台唐山人中颇为流传的一首七绝：“卅年托足老蓬莱，春望无多泪眼开；生死家书无一字，少陵不识此重哀。”一把古朴的琵琶，象个娴静淑女的情影，亭亭立在床头的墙壁上。

陈海星坐在床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家信和一张照片。这是前三天，他在海上捕鱼时，遇到一位熟悉的澎湖老舢，转交给他的。这位澎湖老舢上个月在靠近祖国大陆的海域捕鱼，机器突然出了故障，幸好被大陆渔船拖回闽南某地修理。真巧，那造船厂的一个青年技术员，正好是陈海星的儿子，便转托他带来这

封家书和照片。在船上那些天，这信和照片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了，却仍然象磁铁般有吸引力。那张四寸照片，是个小家庭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中年妇女，头上包着花格子头巾，一身闽南渔家妇女装束，端庄好看的脸庞，依然十分熟悉，只是额上添了几条细细的皱纹；一对和善的眼睛，正深情地瞅着他。呵，这就是他三十年来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玉梅啊！她的左侧，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那朴实敦厚的神态中，陈海星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她的右侧，站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眉清目秀，满面春风；她的膝下，偎依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胖墩墩，憨乎乎，十分逗人喜爱。这是个多么幸福的小家庭！可也是十分遗憾，这照片中竟没有他自己。陈海星把照片足足看了十来分钟，又展开那封沾满泪痕的家信。一个年轻人亲昵的声音在他耳旁响了起来：

亲爱的阿爸：

我是你的儿子小海。你离家时，我还没有出生，如今快满三十了。三十年来，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挺舒心意。阿妈身体很好，在大队

的“三八”织网组当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的渔船修造厂当技术员。你的儿媳妇是小学教师，你的小孙子幼海已经四岁。

阿爸，你可知道，全家人是多么想念你呵！记得我小时候，阿妈常牵着我登上海滨的望夫岩，望呵，望呵，直到日沉大海才回家。有次我问阿妈：“大雁飞去还会飞回来，阿爸怎么一去不见回？”阿妈一听，就背过脸去抽泣起来。现在，这不懂事的角色又由你的小孙子扮演。前些天，幼海偎在阿婆怀里问道：“阿婆，人家都有阿公，我的阿公哪里去啦？”这一问，又让阿妈伤心了好几天。

阿爸，现在好了，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你该收听到了吧！我们等待着台湾回归祖国、全家骨肉团聚的大喜日子。

陈海星的眼睛潮湿了，模糊了，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恍惚间，仿佛真的回到那海峡彼岸的故乡……

二

三十年前，陈海星婚后不久，阿爸患风湿性关节炎病倒了，求医吃药，几个月就背了一身阎王债。正走投无路时，同村一个叫刘玉坤的京果商人去台湾做生意，要雇一名伙计，海星自告奋勇揽了这分苦差。临行前的夜晚，他想和妻子说说体己话，可是玉梅和往常一样，默坐在床前为他缝补衣服，眼圈红红的，很少开口。临了，花了很大力气才憋出一句话：

“你早去早归，要是过了一年半载回来，家里有人你就不认识了。”

“谁？我会不认识。”海星很感诧异。

“傻瓜！这里，你的孩子啊！”玉梅指了指微微外挺的腹部。

海星这才知道玉梅怀了孩子，憋乎乎地笑了。玉梅起身拾掇行李衣物，最后，把一个绣花荷包递给丈夫。海星心里一热，泪水涌了出来。他明白，这鸡心形的两面都绣着梅花的荷包，象征着妻子一颗永远忠贞的心，装在荷包里的一络白丝线，象征着夫妻间绵绵无尽的思

念。还要说什么？无限情意尽在无言中！

次日清晨，陈海星就跟着刘老板出海。刘老板除了贩运龙眼、荔枝、笋干等干鲜果品，还带了个七八岁的儿子去台湾外婆家念书。他的妻子也来送行。这个从台湾嫁到唐山来的妇女，一会嘱咐丈夫，一会叮咛儿子，有说不完的话。而挑着行囊送丈夫出海的玉梅，依然少言寡语，一路无话，连在眼眶里滚动的泪珠儿也强忍着，不让轻易淌下来。木船扬帆启航了，驶远了，海星看见妻子站在海滨的望夫岩上，向自己挥舞着花头巾，那身影越来越小，直到被迷蒙的雾霭吞没……

陈海星跟刘老板越海不久，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到了台湾。从此海峡封锁，归程路断。刘老板的生意破产了，幸好他的老丈人家在台北市，有个落脚地点。陈海星呢，流落异乡，如风雨飘零中的一叶孤舟，在人生的大海上挣扎、颠簸、奋斗，一晃，不觉过了三十年。

头十五年，他当民伕，修工事，跑码头，卖苦力，甚至捡过破烂讨过饭，自然说不上重新成家立业。后十五年，他在基隆港的裕丰渔业公司找到一名水手的营生，后来又升为“吉

安号”渔轮船长，日子渐渐混得不错。几位热心肠的朋友，多次劝他成家立业，他都婉言回绝了。基隆港是有钱人的花花世界，但夜总会的靡靡之音，从没有引起他丝毫的兴趣；多情女郎的招徕顾盼，也留不住他匆匆的脚步。他始终过着严格的独身生活。闲来无事，他就倚窗眺望大海，或是抱着琵琶，弹奏起故乡的缠绵幽怨的南曲，让滔滔的海潮，灼热的海风，带去绵绵无尽的乡思。朋友们笑他痴情过度。他总是固执地说：“我就不信，台湾海峡能把台湾和祖国大陆永远分开！”

今年春天，他在海上捕鱼，打开收音机，听到从北京传来的《告台湾同胞书》，一颗怀念家乡的心跳得更加激烈了。他真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海峡彼岸的故乡去……

忽然，一阵“卜卜卜”的敲门声，把陈海星从乡思的梦幻中惊醒，他忙擦了擦眼睛，站起身去开门。

三

走进房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水手，体

体魄矫健强壮，象个体操运动员。他是“吉安号”渔轮的轮机长林福祥，也是陈海星的至交。他瞅着陈海星红肿的眼睛关切地问道：

“海星叔，又想家了吧？”

陈海星叹了口气回答：“唉，想呵！可是天各一方，想又有什么用？”

林福祥说：“海星叔，船员们知道你接到家信，都为你高兴，也替你犯愁。可我想，活人总不能让尿憋着。我们不妨向渔会申请，到远海去捕鱼吧！到了远海，我们就是天上的大雁，海里的游鱼，可以远走高飞，回唐山去看看家了！”

陈海星惊喜地望着林福祥说：“你说出远海捕鱼，渔会会批准吗？”

“听说自《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渔会也不卡得那么死了。春汛以来，光我们基隆港就有好几条渔轮去远海捕鱼，还悄悄地回唐山探亲，渔会知道了也没追究，睁一眼闭一眼的。”

陈海星思忖片刻，下了决心，同意林福祥的建议。第二天，他们分别找船员们串连。“吉安号”渔轮的几名船员，五名原先就是闽南渔

民，三名虽然出生在台湾，但祖籍也在闽南。他们早就盼着回唐山探亲，只苦于没有机会。陈海星、林福祥提出这个大胆计划，真叫他们喜出望外。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关——向渔会提出到远海捕鱼的应用。陈海星口袋里揣着申请书向渔会走去时，真担心美好的希望会顷刻化成泡影。他知道，过去渔会一向对渔民控制甚严。渔船出海进港，一律都要检查登记，非经渔会批准，一概不得通过港口检查站。至于申请到靠近祖国大陆的远海捕鱼，更比登天还难。如今，渔会的大门真的敞开了吗？他怀着碰碰运气的想法，硬着头皮迈进了渔会的大门槛。

真没想到，一切都天遂人愿，申请书递上去的第三天，出海证就发下来，期限二十天。陈海星和伙伴们高兴得几乎发了狂。他们商定，三天后即启航出海。

第三天，船员们一切准备就绪，期待着顺风顺水回唐山。可是，就在这最后时刻，事情又有了变卦。这天傍晚，一个陌生人来找陈海星。他探首朝里一望，彬彬有礼地问道：

“请问，这里是陈船长的家吗？”